



叫列車快快出發

工人出版社

4084

發 快 快 車 列 叫

述 口 奎 錫 李

理 整 宏 歲 汪

社 版 出 人 工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介紹的是瀋陽火車站調車員李錫奎創造的先進調車法的故事。書中寫了他積極學習蘇聯經驗，不斷鑽研業務，一再改進工作的先進事蹟和先進思想，寫了他的調車法的創造過程及其主要操作方法，還寫了實行這種調車法所應採用的各種制度。

叫 列 車 快 快 出 發

李 錫 奎 口 述

汪 歲 麥 整 理

*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

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2436 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：28,000字 印張：Ⅰ 10/16 印數：1-4,000

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（6）一角五分

目 錄

一 自個兒和自個兒打架	1
二 找幹部	3
三 接骨眼兒在旗上	5
四 第二位老師	7
五 一次嚴厲的批評	10
六 原來我們做了車輛的奴隸	14
七 第一列自己編成的列車	15
八 小木塊幫了忙	19
九 這就是創造	23
十 只有前進沒有後退	26
十一 要鐵打的聯合勞動	31
十二 靈活運用	37
十三 我所注意的頭一件事	43
十四 一定還能快	45

一 自個兒和自個兒打架

坐過火車的人都知道，每到一個幾條鐵路交叉的車站，就有許多旅客下車。這些下車的旅客中間，有的是到了目的地了，有的要轉車到旁的地方去。貨物列車也是一樣，幾十輛車各有各的去處。有的還要繼續往前走，有的就要打這兒往東去，還有的要往西。咱們人，只要下車、換票、再上一次車就可以走了，可是貨物列車就麻煩了，先得把整個列車拆散，這在咱們鐵路上就叫“解體”，等到解體下來的車輛多了，再把往同一方向去的車輛編成一系列新的列車才能走得了，這就叫“編組”。解體和編組的地方就是調車場。不管你是到哪兒去的車，不上調車場來拆一拆編一編就走不了，所以也有人把調車場叫做“製造列車的工廠”。但是照舊的調法，車輛一進這座工廠，往往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出得去，成百成千輛車就等起來了，車上裝的貨也等起來了。剛解放的時候，咱們瀋陽站就是那樣，每天要收到好多電報和信件來催貨，貨運處從早到晚要忙着“解釋”。

一九四九年五月，我在瀋陽站當信號員。

有一天下夜班正要往家裏走，李站長把我找去了。他

劈頭就問我：“你調過車嗎？”

我說：“沒調過，就當過制動員和扳道員，不過都在舊社會的時候。”

他說：“全國都要解放啦，可是咱們的鐵路運輸慢得像條牛，提不高運輸速度怎麼能完成任務呢？”

我沒吱聲，心裏就盤算着：怎麼今天李站長跟我談這麼大的問題。正想着，李站長又說了：“你能想些辦法嗎？特別是調車工作。”

我猛一下答不上來，支支吾吾地說了句：“回去研究研究看。”

正這時候，窗外吼了一聲汽笛，一〇五號機車拉了總有兩千多噸貨轟轟地開了過去。

李站長說：“你看，一〇五拉得又快又多！”

這一下子，我覺得剛才那種支吾勁兒實在不對頭了：我是共產黨員，上級明明在交代任務，我還心裏嘀咕着幹不幹，這怎麼行呢？幹吧！我就走到李站長跟前：“我接受黨給我的任務，去幹調車員，哪一區最忙就把我調到哪一區去。”

他笑了笑：“好吧，你馬上就成立一個青年調車組，你可以在全站各個調車組裏挑，你看誰好就編到你那一組去。”

一出門，被風一吹，覺着“不對”！當調車員？旗兒還不知道怎麼擺動呢！機車這麼大傢伙怎麼調得動啊！一看調車場裏，燈火輝煌，車來車去的數都數不清！我怎麼剛才光憑那股子衝勁就應承了？幹不上來怎麼得了？真是自個兒跟自個兒打架，愈想愈不是味兒。回家的道上，兩條腿都跟我彎

扭，走不快。

從站長那兒回家，路上要過一個十字路口。平常過這個十字路口，我連看也不看快地過去了。今天晚上走到這兒，兩條腿自動地站住了。唉！這幾條道我是太熟悉了。有一條道是通到我家裏去的；有一條道是通到街裏的，偽滿的時候上警察局也就是走這條道。想到這兒我的眼淚就掉了下來。那一次財主家丟了東西，抓不到“賊”，他們就把我爹打這條道拉到警察局，硬說是他偷的，關在局子裏打了三天三夜，就打死了，真冤哪！……我從小就兩個肩膀扛着一個家，一年四季少吃缺穿的，日子過得牛馬都不抵。日本鬼子叫我“狗”，國民黨來了叫我“小亡國奴”，一句話，“不列人行”。到了今天才像個人樣兒，站長親自找我談話，還談那麼大的事兒，給我這麼重要的工作。這當兒，又想起齊齊哈爾的老站長都八十歲了，原先也只當過扳道員，他哪一天不是幹到半夜十二點才回家，頂着多大的担子！我才二十多歲呢，又是個共產黨員，我還害怕？

就這麼辦吧，明天去找幹部。

二 找 幹 部

我要找四個幹部——四個連結員。

早先車跟車是用鐵鍊子連結的，又費事又危險，自從我們中國的一位工程師詹天佑發明了車鈎以後，全世界的車都改裝了車鈎。有了車鈎，只要用機車將兩個車輕輕一碰，

就可以連上；假如把車鈎提起，再用機車拉開一輛或是崩走一輛，就可以把它們拆散。

我就管機車；四個連結員就管接鈎和提鈎，另外在崩車的時候，他們還要跟着崩出去的車管那輛車的閘，好讓它在指定的地點停下來，所以他們也叫制動員。不過，要幹好這些活，一定要身體好，腦筋快，手脚靈活。我上哪兒去找這四個人呢？實在是件難事。

反正挑是挑不得，把好的都挑來了就要影響別組的工作，而且這些好的也不是打天上掉下來的，還是由組織上分配吧。要是搞不好，那就是我不行。我跟李站長一說，他倒挺痛快，馬上就從各組調了四個連結員給我，都是年輕小伙子，只有一個是二十四歲，其他的人都跟我同年：二十五歲。雖說都是年輕人，脾性却全不一樣。

李忠信是第一連結員，我們鐵路上又叫“頭鈎”。他父親幹過鐵路工人。他個子比我大，調車技術很熟練，毛病就是遇事愛拐個彎子。土地改革時他家分了點地，有一點把鐵路工作看做搞副業的思想。

第二連結員，也就是“二鈎”，是袁紹成。他爹是綁架子的。他自己念過小學，當過售票員，有點文化，腦筋快，就是有一點瞧不起別人。

第三連結員金萬林，十六歲就上了鐵路，性子急，要是遇到哪一回沒完成任務，他就會難受得冒一大腦瓜汗，成天都會吵吵的。

第四連結員鄧玉富，比咱們小一歲，家裏是個貧農，文

化程度差一些，肯幹，但是好壞事全不說。

頭一天，大夥勁頭都很高，大家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本事。我說：“做好做壞是大家的事，我們小哥兒幾個要好好地幹它一場。雖然我沒幹過，拿個旗兒還湊手。”

大夥都以爲我謙虛，嚷着說：“幹哪！”

李忠信說：“江南海北到了一塊就是近了，有什麼好說的！”

袁紹成說：“我們和他們比一比。咱們這個青年調車組一成立就要旗開得勝！”

瀋陽站第一個青年調車組算是正式成立。

三 接骨眼兒在旗上

程咬金打起仗來本事並不大，不過頭三斧還挺唬人。我真糟，頭三斧都沒沾個面子。

昨天袁紹成才說完要“旗開得勝”，我今天一上去就崩錯了一鉤。上級怕我出事，還專門派了西部調車區的老調車員李維遠大哥看着我。看着我也不行，初當調車員，手拿紅綠旗，心就飄起來了，老嫌慢，機車慢，連結員跑得慢，道扳得也慢，愈嫌慢愈着急，愈着急就愈亂。心裏想着要機車上七道掛車，一出旗，機車本來倒是走着的，怎麼看到我的旗反倒站下了。我想叫它停下來，它偏又走了。我的旗跟司機的閘都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樣，心裏明白，手脚不聽使喚。我就使勁甩旗，這一下更糟，一甩，旗子就打溜，捲成一

條紅棍子或是一條綠棍子，機車就更不知道該怎麼走了。

李大哥跟我說：“你別着急，得把力量使準。掛車的時候要穩，慢慢地挨上去，輕輕一碰就可以掛上了。崩車的時候要看把車崩多遠，崩得遠你就要機車勁兒使大一些，速度快一些；崩得近勁兒要小、要慢一些。只是機車自己沒長眼睛，得看你的旗，接骨眼兒就在你的旗上。”

好，第二天我就注意崩車的遠近。不知道怎麼的，明明要崩三十公尺遠，我總是看成六十公尺、七十公尺，還老催機車快走。到了第三天，洋相就出大了。要往十道崩一鉤車，十道上原來就擠滿了車，剩的空也不大了，我一個勁兒擺綠旗叫機車快走，等到快挨近停着的車了，我還沒叫機車下閘，有人就叫起來了：“快下閘！”我猛一看，快撞上了，事不妙，趕緊出紅旗，唉，來不及啦，車跟車使勁一撞，撞出一股煙。

司機從窗子裏伸出頭來，頭上撞了個大包。他氣沖沖地罵我：“你在哪兒調過車啊！”

李忠信正在車上管提鉤，把他嚇得够噥，當着面就說：“你的旗怎麼出得那麼晚哪！”袁紹成他們都在車上給震得說不出話來。怎麼辦呢，已經撞上了？我看了看李大哥，他是一臉愁啊。他說：“我得走了。”

我說：“你走怎麼行呢？”

他說：“我本事不大，當不了你的老師。你也已經會調了。”說完扭轉身就走掉了。

我到現在還恨我不該把第一個老師給愁跑了。

沒法，開小組會。會上李忠信說：“你以後看我的手勢。我揮手你就讓機車走，我擺手你就叫機車停，旁的你什麼事都別管。”袁紹成說：“最好是咱倆換一換，我調車，你攔開。”大夥都贊成看他們的手勢行事，反正要我聽大家指揮。

晚上回家，路上就聽人說咱們這個青年調車組要垮台。一到家，老婆也衝着我說：“打你當了調車員，心就不在家裏了。你瞧人家回家還幹個副業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回來呢，水也不挑，柴火也不抱，還老不想回來。你真賣給共產黨和瀋陽站了。”

我的氣可真上來了，說了她一句：“你說這話丟人不丟人？”我心想：對！我這一輩子就是獻給了黨了。

那天晚上下了個決心，一定要找第二個老師。

四 第二位老師

找誰啊？

我站在機車頭的踏板上，風呼呼地逼着我，手裏出着綠旗，機車掛着一長溜重車往鄰區送。這些車很快就要編成列車出發。車上裝的東西到處都等着用。它們有的裝着鋼骨，有的裝着石子，有的裝着汽油，還有裝滿了豬的。這些車是不是能快一點走，就看我們調車員了，也就是看我們的旗子了。李大哥的話一點也不錯，“接骨眼兒就在旗上”。

車正走着，忽地跳上一個人來。一看是李站長。我準該挨批評了。我還沒開口，他倒先笑呵呵地問：“看你愁眉

不屈的！幹不了啦？”我一愣，他怎麼一看就看出來了？他又說：“萬事開頭難哪！誰不是撞釘子撞大的，你就嚇倒啦？找人學。有些老工人你就可以好好的去請教請教，不過要虛心一些，人家年紀雖大，可是勁頭也不比你們年青人差。”上級總是那樣，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，總是那麼親切地鼓勵我。快到鄰區了，他看了我一眼就跳下了車。那一眼就是說：“大胆幹吧，有領導呢！”

一下班，我就決定上老趙家去。我當過他的制動員。可是一走到他家門口却想起一件事來了：成立青年調車組那天，他就站在我的後面，聽見他對運轉主任說：“哼！就是相信年輕的。我們也去成立一個老年調車組，和他們比試比試！”他的脾氣我知道，性子耿。你要瞧不起他，他也瞧不起你；你要不答理他，他也不答理你；要是有一點小事彆扭上了，還很難拐過來。我想他看見我可能有點不舒坦。但是已經到了人家家門口了，怎能不進去呢？劉備還三顧茅廬呢，我也學一學吧。我就硬了硬頭皮進去了。

他坐在炕上，看見我果真不太歡迎。

我說：“趙大哥，吃了飯嗎？”

他冷冷地答了一聲：“吃了！”

僵了一會，我想也不用拐彎抹角了，我就說：“趙大哥，我怎麼一調車不是崩不進去就是撞啊？”

他說：“調不準麼。嗨！你調你的，我調我的，問我幹啥？”

我就有點兒急了：“你這話不對呀，你是我的老師呀！”

他臉一沉：“我怎麼能當你們青年的老師？”

我一想不濟事了，惹了他了，就只好悶着頭向後轉。

說也湊巧，第二天，我的機車和他的機車幾乎同時到達咽喉道岔。他看看我，我也看看他，該誰先過去呢？信號樓一時也難決定先給誰走。那一次按理說我給的要道信號比趙大哥早那麼一點兒，我想年輕的應該讓一讓年老的，就給了信號樓一個撤銷要道的信號，讓他先過。嘿！這是難得遇見的事，整年不露笑臉的趙大哥對我一笑。這一笑把我的心都笑開了。好啦！

回家的道上我找到了他。這一回是他先開口：“你今天怎麼讓我先過呢？”

我說：“你是老一輩麼！”接着我就問上了：“離道岔二百公尺遠怎麼崩車？”

他說：“開始的時候叫機車走七公里的速度，到離道岔一百一十公尺的地方就開始崩。你回去酌量酌量，保沒問題。”

我又說：“旗子老擺不好，還難看，司機老說看不懂我的信號。本來是五鈎活，咱們總要費上六鈎七鈎才能幹完。”

他說：“哪有這麼容易的事。你要一上去就會調，我們幹這麼些年不都是冤枉了。擺旗子是這樣：出紅旗前要連壓兩下綠旗，綠旗換紅旗別像小偷偷兒似的，‘刷’一下就伸出去，要穩穩地換，司機就看清楚了。你要懂得司機的心，再就是速度要給準，這得憑經驗，用心就早一點會，不用心就晚一點會。”

那一天我晚飯也沒吃，也沒回家，一個人就在運轉室練旗語，腦子裏就想着列車該往哪兒去，手就擺忽着，嘴裏還嚷：“七公里！減速！五公里！又減速！停車！”還不時看看有人來沒有。練了一夜，心裏明白多了，手也巧起來了。

我想光是我懂得司機還不行，司機也得懂我才行。第二天我就找司機老李核計了一個辦法，就是我保證把旗語打準，他的眼睛得老盯着我的旗。我當場把當時用的幾個信號打了一遍，他看了也很滿意。後來我不管到哪裏，腰裏總是插了兩面旗，天天練，閒班我就拿着旗去看人家怎麼掌握崩車的速度，慢慢地也就做到了“旗和閘一條心”，大大地減少了事故，也消滅了許多因為信號不明而磨掉的時間。這個經驗後來就發展成“聯系制度”。司機看到我的旗後，不但知道是走還是停，而且知道為什麼要走和為什麼要停。這是後話了。

五 一次嚴厲的批評

果然十來天沒出事故，大夥兒也不提要我聽他們指揮的話了。我自己也覺着有一手，以為天下太平了，對李忠信他們的缺點也就表示了很不耐煩的態度。

我過去有個怪脾氣，一看什麼不順眼，就愛嘸個嘴兒，也不理人。有一次袁紹成擰閘擰晚了，又差一點撞車，我就一天沒理他。對其他的人也是那樣。有好幾次這樣的事了。

有一天，李站長把我們都找到他那兒，說是開個會，氣氛不大好，我從來沒見過李站長像今天這樣不高興。我想，約摸是袁紹成的事吧，反正我沒錯，是袁紹成錯了。他做錯了事還能彙報我不對不成？

李站長頭一句話是：“李錫奎同志，你驕傲了。”我想我又沒有打人罵人，連一句話都沒說，怎麼是驕傲呢？他接着又問了我一句：“你是不是共產黨員？”

我說：“是。”

他說：“你是黨員，黨怎麼給你說的？你怎麼那麼快就忘掉了呢？”這幾句話問得我一陣心酸，兩個眼睛就濕了，覺得有點冤。

“你以為把旗打好就行啦，就覺着自己了不起啦？你看吧——”他把我們完成的工作指標拿了出來，接着說，“你們每天完成了多少任務？規定是解編七個列車，你們呢？只有五個列車，四個列車，為什麼趕不上大家呢？你們趕不上大家，將來又怎麼能超過大家帶動大家呢？”

“虛心誠懇不是一回兩回的事，要永遠是那樣。你希望別人對你也像你對袁紹成同志那樣嗎？他是慢了，但你是領導啊！你噉嘴，你不理人，比打人罵人都厲害。大家技術都不高，誰都會有錯。好，大家都不吱聲，誰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慢慢地你就會脫離羣衆，你們這個小組就要垮台。”

第一次，李站長是第一次這樣嚴正的責備我。

我完全明白了：我錯了！

李站長盯着我，大夥兒也盯着我。

我哭了。誰也沒有勸我，心裏像刀扎似的。最後，李站長叫我回去好好想想他說的對不對，會就散了。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次小組會對我的教育。幾年來的事實證明了這個真理：對幹部的錯誤抱着同情或袒護的態度是害了幹部，應該嚴肅地指出來，要他改正。

一進家門，忽然想起袁紹成現在不知道是怎麼在想，是高興呢，還是難受？他明明知道我已經了解是他去彙報的，他會不會怕我對他報復呢？他要是這樣想就更糟了，小組可真要垮台了。找他去！

他果然坐在家裏抱着腦瓜在想。看見我來了，挺不好意思地站了起來：“大哥，你來啦。”

我說：“沒出去？”

他說：“沒。”

再說些什麼呢？先問問工作吧：“這幾天工作得怎麼樣？”

他說：“打你打熱了旗號以後，工作倒挺輕鬆愉快。”

我覺得又挨了一下刺，我說：“我錯了，我不該那樣，你以後看見我有什麼缺點就說，就是罵我也行，只是咱們要團結得緊緊的才好。”

他看了我半天，我看他難受起來了。他說：“我也有錯，我要是擰得正是時候，你也不會生我的氣。而且……我自己也有點瞧不起別人。”

真是我的好兄弟，我們半天沒說話，其實什麼話也不用說了，我們都覺得是一個母親生下來的同胞手足那樣親。

臨走的時候我說：“明天上班我來叫你。”他說：“好。”這裏有個道理：從成立調車組以後，我們倆住得近，每天上班總是我先來叫他，自從那一天生了氣，就各人自個兒上班了。

第二天我剛起床，門上有人在敲，我說：“誰啊？”那人說：“是我。”一聽就是袁紹成的聲音，嗨！我晚了一步。

那天我就出了個主意：小組要團結得好，得經常見見面，談談心；可是咱們住得太分散，尤其是李忠信和金萬林都住在鄉下，我先得說服他們搬過來。

我就對李忠信說：“怎麼樣？你搬個家吧。跟我們住在一起，也好在一塊兒常常研究工作。”

他說：“家裏還有幾十畝地呢！”

我說：“你家不是還有別人嗎，總不能讓你一下班就種地吧？”

他說：“守着近放心啊！”

我就問他：“你那幾十畝地是誰分給你的？你還願不願意好好的當個工人？”

這兩句話把他問住了，他說：“好！你給我房子我就搬。”

我說：“好！”

老鄧本來住得靠近，金萬林一說就通，因為他比老李還住得遠，每天上下班要坐兩個多鐘頭火車，實在太不方便。

我和上級一說，上級也同意了。大家都搬在一起，一天比一天熱火，也一天比一天了解，每天下班頭一件事就是上袁紹成家或是上我家談談工作，後來就變成一個制度，每次